

策展人語

我和何老師在去年 11 月陽光明媚昆明約定今年 5 月在香港的展覽，在夕陽之下的滇池湖畔開懷暢飲，余興未盡，不曾想，天有不測風雲，眼下卻是新冠疫情使我們面對曾經認為不可能的情勢。我們以前無法想像現在這些事情真的可能發生：曾經熟知的世界停轉、國家陸續封鎖、很多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對一個尚不明朗的未來。就算大多數人都能倖存，一場經濟浩劫也在等待著我們……《遠雷》似乎告訴我們將要發生的一切。

十一月中旬的成都，氣候宜人，既不像丹麥那樣淒風苦雨，也不似香港燥熱加上遊行抗議的煩惱。何多苓老師實屬久仰，雖未曾謀面，卻並不陌生，早在 80 年代就聽悉既是同學又是戰友的軍旅詩人曹靜描述見到何多苓老師和她的永明姐的情形，及在她的詩句裡所描述的「閉上眼睛，每個角落都開滿玫瑰」。才子佳人，那個時候何多苓老師憑藉《春風已經甦醒》《青春》正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折射在那個多少有些沉悶的年代，春風已經甦醒正是預言了偉大的變革時代的到來。

見到何多苓老師，腦子只閃現一個詞句，上善若水。他工作室座落在藍頂藝術區，在幽靜的小院，何多苓老師怡然自得地在游泳池邊在畫畫，朋友、學生、策展人鄰居過來不需要客套，像家人一樣自在，何老師邊畫邊同你聊天，談人生、談藝術、談音樂、談建築。論音樂我一定沒他知道的更多，何多苓老師親自設計的美術館你也挑不出任何毛病，簡潔明快的風格和北歐建築大師設計如出一轍。孟德斯鳩提出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風俗等會產生巨大影響。是的，天府之國廣垠肥沃的土地滋潤著芸芸眾生，藝術家又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他們總是預見先知，走在生活與時尚的最前沿，當一切變得大眾普及，他們又意興索然，從而去開拓新的疆界。他們為了愛去折磨別人，同時又被別人折磨，當畢卡索把他的眾多情人逼瘋的時候，日後在拍賣場上的天價作品似乎成了戰利品的紀錄。

成都，一個你沒有理由不愛上的城市，寬窄巷子，春熙路，鐘水餃、龍抄手……昔日的老街小巷已面目全非，當我們沮喪面對的青春一瞬即逝，二十年如電，和戰友再次相聚的時候竟然是恍如隔世。

我承認沒有讀過很多翟永明老師的詩，為了策劃何多苓老師的展覽，我不得不在她的詩裡行間翻尋線索，何多苓老師的精神世界，他的靈感來源和生命的激情在詩人肖像那炯炯有神的瞳子中一覽無餘。藝術家的朋友和戀人，藝術家所生長、生活的環境，他的作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髮出來，要麼歡樂要麼悲傷，活著的我們不就是愛別人和被人愛嗎？生活的動力不就是我將繼續愛嗎？當蒙克在挪威森林度過那寒風凜冽的冬季，同時還要忍受他心愛的女人的離去，於是偉大而又絕望的《吶喊》誕生了。在丹麥 15 年漫長的學習和生活中，雖然潛心研究過奧拉維爾·埃利亞松能夠用光、水和空氣、溫度氣勢磅礴地貫穿整個時空的那樣優秀的當代藝術家，但也不得不承認我還是一個堅定的寫實浪漫主義風格架上繪畫的捍衛者。看一下我前面和艾米莉共同策劃的展覽便知那些藝術家們大都遠離當代藝術的喧鬧，從邁克·魁恩到喬納斯·伯格特，以及克裡斯丁·萊默茨，無一不是頑固不化的殉道夫，他們個個像屠夫一樣倔強，我並不排斥任何形式的當代主義，樂見各行其道。

同時我也想向我的戰友曹靜致以崇高的敬意，使展覽得以實現，我和我的香港唐人的同仁們期待著何多苓老師展覽的來臨！

策展人：曠衛
2020 / 4 / 24